



□孙忠强

石碾、老井、皂荚树，三个互不关联的物件，组合成了一个小村庄的标识，这便是我对出生地的简单印记。

石碾

记事的时候，村子中央安放着一个直径二米有余，表面被磨得溜光的碾盘。每当村子里开会的时候，干部们总会站在上面训话……这碾盘便是对我出生的那个村子的第一印象。而今在碾盘上玩大的孩子也有了孩子，这碾盘还这般放着，固若“磐石”。书里说每个村子都有它的“风水镇物”，算起来，村子里的风水镇物便是碾盘了。

从《峄阳牛山孙氏族谱》上考证，我的老先人迁此建村已历八世了，却无从考证此“碾盘”何时从何地运来。只觉得这石是有说法的。想象当年碾盘当中一柱擎天，碌碡大的碾砣围着它转来一圈又一圈，转了一年又一年……它碾碎了多少担粮估且不计，它碾碎了多少汗水，碾碎了多少光阴，碾碎了多少风雨，又碾碎了多少代农人的梦幻……

古来，农村的大多东西皆为私有，唯有这石碾为公有。石碾，既是乡人生命的凭依，也是心理的凭依。守着石碾，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即使受苦受累，也有一种踏实感、安全感。

□陈树庆

进入仲夏，骄阳似火。午饭过后，斜倚在卧室床背看书养睡，一声嘹亮的蝉鸣，划破小区的宁静，传进耳膜，让人感受到田野般的纯然和清凉。我静静倾听着这蝉声，心中涌起涟漪阵阵，曾经的蝉鸣又在耳畔回响，在那声声悠扬的鸣叫声中，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童年夏日午后，乡民手摇蒲扇在树荫下或蹲或坐，唠家常话桑麻，或扯一竹席在树下躺着静听蝉鸣，一只只蝉在绿荫里引吭高歌，大展才情，蝉声掠过树梢，似乎在向人们炫耀自己转瞬即逝的青春和生命。我们孩童则喜欢在午后的树下寻觅转悠捕蝉，用长的竹竿到屋角旮旯处粘上蜘蛛网或者绑上网兜，蹑手蹑脚来到树下瞄准目标，有时眼看就要得手了，蝉却“吱”的一声溜了，捉到了自然心花怒放，捉不到也没什么遗憾，到附近树上再捉就是，总能满载而归。

蝉在乡下俗称“知了”，生于泥土，死在枝头，应属昆虫中高贵的一种。因它在黑暗土层下苦苦等待了多年，才有数十天时间与日月同在，所以比我们人类对生命有更深的了悟。也许知道了自己生命的匆匆，它们放开嗓子纵情唱响生命的乐章，在短暂的生命中尽享生命的自在与充实，没有因为生命的短暂而拒绝对生存的渴望。蝉在实现生命价值上也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的蝉都有机会引吭高歌，仅仅是那些与生俱来的雄性蝉，而众多的雌性蝉一生默默无语，在匆匆交尾产子后，悄然离去，只留下一具僵硬的躯壳趴在枝头，慢慢地发霉，慢慢地腐变，忽有一日，被一阵秋风，吹碎，撒落，回归昔日的始点。

蝉属于夏天，是夏日的精灵，没有蝉鸣的夏日，是枯燥无味的。自古以来，人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它的鸣叫，诗人墨客们多借蝉鸣来抒发自己的高洁情怀，初唐著名诗人虞世南诗：“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说的就是蝉餐风饮露，高洁的形象，以蝉的高洁表现自己品行的高洁；唐代骆宾王的《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借蝉喻己，才华未展，无人觉知。的确，从夏花烂漫的初夏，到绿叶凋零的秋天，蝉不知疲倦地为世人引吭高歌，为大自然增添了无限的情调，难怪被人们誉为“天然音乐家”。

蝉声依旧，我静静聆听着这天籁之音，心头涌起难以名状的眷恋和怀念。忽然觉得，蝉声里有对生命无限的渴望和憧憬，有对生命认真的把握和珍惜……也许不同的人对蝉有不同的感受，但都会被蝉鸣触动心弦，引起情感的共鸣，我思故我在，我唱故我在。

（作者系山东省寿光文学爱好者）

最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枣庄山亭在双山顶上发现了“石板房部落”，满目尽是石头，屋以石为瓦，路以石为基，以至于石臼、石井、石碾……如此看来，我所说的“风水镇物”较之确逊色不少，但在这广袤的运河平原上，一块巨石给我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的。

老井

老井在村子的北头，一边连着村庄，一边连着菜园。在井边立着一块巨石，那是插轱辘架的柱石。井沿上四块巨石头尾环环相扣，光滑的石面上有刻字清晰可见，上书一排又一排的“××氏捐款若干”，原来这是白山庙前的《重修泰山行宫》石碑。

蒙童时代的我曾随父亲来浇园，主要是看水是否到了地头，以便大人改水到下一菜畦。井边是绝对不让靠近的，有时下湖割草到井边找水喝也只是趴在条石下望。井口四四方方，井壁却是犬牙交错，时宽时窄，恐怖森列，让人不敢久望。乡人对井有一种先天的敬意，过年的时候族长要亲自为老井贴上春联，以祈求“井龙兴旺”。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拿起扁担，一头挂上瓦罐，一头挂上井绳去挑水，这时我便可以拿三个爆竹到井边去放，所以我对老井的记忆是“有声有色”的。

老井对于我的童年是神秘的，是快乐的，同时也是苦涩的。地表水含氟量大，

烧完开水的锅里常常留下一层厚碱，乡里再漂亮的姑娘、小伙也会被满口黄牙减去不少分值。现在地方党政实施了“村村通自来水”工程，从数里开外的山泉处打下了深水井，只要拧一下水龙头，甘甜的山泉便会流入千家万户。

那井，那井边的柱石，那扣井的石碑，那挂轱辘，结构在一起，便是一副古典的画，是一首古朴的诗。现在，这“诗情画意”只能永远的留在了梦中……

皂荚树

有位诗人写道：“没有老树的村庄，还叫村庄吗？”老树是乡村的档案，如果一个村庄没有老树，那么这个村庄就缺少历史的分量，没有文化的纵深感和生命存在的稳定感。

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让我认识了皂荚树，受其感染而一直认为，这种树是有历史文化气息的一种树。不过我们村的这颗老皂荚树却不是和“光滑的石井栏”为伴，而是长在“六指叔”在村头的小院一角，高大的皂荚树伸展枝头，探出墙外，遮盖出一片阴凉。夏天在树下抬头望日，你能看见细碎的日光在它们的枝叶间全都是艳红和碧绿的光点；月夜从树下望月，能听见月光落在枝叶上那如水漫沙的细微声响。这在刺槐当家的鲁南乡村，不能说不是一道风景。

炎炎的夏日，男女劳动力出工的时

候，这里自然而然的成了集散地，生产队长指派着分工，说笑声中各奔东西。不能出工的老人，绕膝的孩童便不约而同的占领了这片浓荫。“粗腿老太”一根旱烟袋里边有听不完的故事，《鬼子打台儿庄》、《支前茅草河》……听完就忘，忘了还是想听，所以听也听不完，讲也讲不完。

树荫下，又是一个乐融融美滋滋的饭场。每到饭时，附近的乡亲都去那里吃饭，你家的菜糊涂，他家的老咸菜，吃的有滋有味。作家周同宾在《乡村的树》一文中这样写道：“一顿饭不去那里便没精神，两顿饭不去那里便吃不饱，三顿饭不去那里大鱼大肉也难以下咽……”

皂荚带着青涩变成褐黑，黑中透亮时，皂荚果便长成了。成熟的皂荚不是孩子们迷恋的对象，爱美的姑娘们却对它心仪已久。下工后端上脸盆到井边浆洗汗渍的衣物，在那肥皂票供佛的年代，皂荚便“粉墨登场”了。善良的老奶奶便允许我们手持长杆，摘下几片皂荚，送给那些期盼已久的洗衣女。间或有几颗糖果赏赐，那不知道小伙伴们要高兴几天……

石碾、老井、皂荚树，对于那个小村庄已成往事，对于我却有着丰富的营养。它让我知道，寒来暑往，岁月匆匆，旧时的事物要么渐渐退隐，要么倾刻消亡，只有在文字中能幻化出原有的鲜活，让我忍不住一次次对着乡村回望。

（作者单位：峰城区房管局）

前，我可是虚情假意的“君子”；情侣怀里，我可是性情毕现的“小人”；在生活中，虚我、假我、非我往往是自己的“符号”；而本我、原我、真我却只能在梦中显现。

人的“异化”现象无异于种种冷峻的黑色“幽默”，这是一种需要靠化妆和打扮才能在世上“行走”的时代。但这种修形不修性的花哨和浅薄，岂非受之于伊甸园中那条“蛇”的蛊惑，是人类“原罪情结”的现实显现。

商品社会，物欲横流，不少人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他人不见自己。他们自身的“灵”，总是心甘情愿地做“肉”的奴仆和婢女。名缰利锁羁绊了多少聪慧睿智的心灵。世欲尘埃，蒙垢了多少善良纯朴的本性。

几许贪婪，几许狡绘，几许卑琐，几许丑陋，这不正是构成现代社会浮躁人性深层结构的基本要素吗？这不正是导致种种社会人生悲剧的直接诱因吗？悲哀啊，聪明透顶的人类。

能主宰自然界的生灵，惟独主宰不了自己，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太过于原谅自己，太过于迁就自己，太过于开脱自己，太过于娇纵自己，太过于溺爱自己。

我们要解放的只能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抑或我们的信仰。

“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一卷内容生僻而又晦涩的永恒大书。

（作者系江苏盐城市文学爱好者）

诗歌

无法忘却的七月

○侯敬方

时光走进了七月
这是个不平凡的七月
今天的七月
是九十三年前的红旗染成
如若没有南湖小船的星星之火
把七月的天空
点燃的红彤彤的光芒万丈
今天的平安生活
将是泡影
如若不是共产党
艰苦卓绝的抱着圣火不灭的决心
把全中国点燃
照亮全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难以想象出今天的举国如何富庶
如若没有先辈们
用鲜血染成的七月
书写着不屈不挠的艰难历程
今天的幸福生活质量
将又是另一番景象

咆哮的黄河
无法冲洗掉
人们心中走雪山过草地的岁月痕迹
巍峨的高山
无法阻挡住
穿越峥嵘岁月的井冈山时光
车水马龙的繁忙盛象
无法让人们忘却
血流成河的穿过铁锁链的胜利呐喊声

七月
值得人们纪念的日子
我要说
再华美的诗词
无法表达人们心中的话语
再雅驯的篇章
无法颂出
神州儿女对党旗深深的热爱之情
再动听的歌喉
无法唱尽
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涵

七月
值得自豪的七月
祖国人们永远无法忘却
您的伟大
（作者系枣庄市作家协会会员）

荷梦

○姚三石

月影浮窗风阵阵，荷香幽径梦沉沉。
多情游客心弦触，思念成诗笔有神。
（作者单位：薛城区文联）

夏夜虫鸣

○王亮庭

月光将它们轻轻唤醒
可爱的孩子在草丛里活蹦乱跳
融化白天的喧嚣

总是在夜阑人静，发现
丰富的自己。像它们一样
我也拥有独特的声线
并乐于表达亲情、爱慕、友谊

一点也不孤独。兴致盎然地
日日吟唱，像在水上漂流
（作者系江苏省兴化市文学爱好者）

连载

放飞你智慧的翅膀

○前 程

当 今 社 会，就时有报道与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有关的负面消息，有许多拥有高学历、毕业多年后没有能力自立的人，还要靠政府救济生存或是啃老族，有的甚至是自杀……这样的一批人，难道智商低下吗？当然不是！其实他们有时候也比较茫然，到底我能干什么？

这归根到底，就是自己不清楚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到底眼下正在干什么。不知道，一片迷茫！有些懵懵懂懂、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要是摆道理、讲理论，这些人有成千上万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是错的，把责任、错误推给社会、推给别人。这其实是内心空虚的写照。这就是不认识自己。

“认识你自己”，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这里，并不是指你是张三、李四

的姓名符号，而是指你自己灵魂归宿的方向，以及你个人生存价值坐标的定位与奠基。如果这一点你不理清，智商再高的人也不会有大作为。

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就大业，智商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挖掘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潜能、意志与信念。

凡是能够创造出杰出成就、有着突出贡献的人，都是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心灵深处亮点、密码、追求的人。认识了自己的人，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亮点在哪里，密码在哪里，方向在哪里，因此，认识



刘军 摄
《撒漫未来》
湖北

德国另一个神童路德维奇 11 岁大学毕业，教授预言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数学家，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心理学研究的需要，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在读研究生一年后，对数学全然失去兴趣，于是转入法学院。很快又对法律失去兴趣，最后他是一个既不用思考也不用承担责任的办事员，许多的天才都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所产生的高智商的“状元”可真是不少。但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历史上创造丰功伟绩的大人物，却好像没有几位是“状元”功名出身的。历史上著名的神童，如甘罗、孔融、黄香、王纂、李泌、徐文长等众多有天赋的才子，也没有建立太大的功业。

我们结合以上实际情况，可以总结一下：大事业、大成功，离不开智商，但高智商的人却并不一定能大成功。因为真正的成功，还需要诸多成功的客观因素，其中“认识你自己”，是相当重要的环节。